

追思绵綿

不懈的人生

□杨良勤

刚办完退休手续,我就匆匆奔回老家参加父亲3周年祭奠。站在父亲墓前,顿感周身充满说不出的悲伤。和弟弟、妹妹一起跪下磕完3个头,拿出一瓶父亲生前喜欢喝的酒洒在地上,刚叫了一声“爹”,我便泪流满面,哽咽难声,3年的泪在那一刻全部奔涌而出。

父亲只上过4年学,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可在村里人口中是个“能人”,也是我们姊妹从小心中的偶像。打我记事起,父亲就修拉锁、自行车,后来又学会修手表、收音机,再后来跟着一个外地师傅学钣金、翻砂、电焊,好像父亲无所不会,凡是村里有的东西他都会修。尽管全是无偿帮忙,他却乐此不疲,随叫随到。

父亲什么都爱钻研。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一些科普书籍,照着书上写的做实验,用马铃薯发电,用猪油做肥皂,还买来漆包线自己学着做发电机。那时候,我们家里还没有接电,父亲在树上绑一根长长的木杆,把自己做的风叶和发电机捆在上面,靠着风力点亮院子里的一盏小灯泡……这些都让我们对父亲佩服得五体投地,也为我埋下了后来爱科学、爱钻研的种子。

有一年,供销社买来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是全公社第一台电视机啊,每天晚

饭后,附近的人都拥到供销社去看电视。有一次,正放着电视剧,电视机却出了毛病,只见雪花点儿不见图像,大家一时急得哇哇叫。有人建议找我去看看。虽然之前他从没接触过电视机,然而经过一阵摆弄,他竟然搞好了。从那天起,父亲又开始钻研起电视机,在附近的名气也日渐大起来。

不久,公社成立农机修配厂,父亲正式进入厂里当了一名合同工。新进厂的工人都觉得能领工资美滋滋的,父亲却不满足,经常琢磨着能再学点新手艺。县里要给修配厂拨一台机床,厂领导担心没人会操作,不想要。父亲听说后主动请缨,通过学习又成了一名机床工,天天泡在厂里,常常深夜才回家。

20世纪80年代后,修配厂的红火日子逐渐走到了头,合同工都先后离开厂子自谋生路。父亲不知从哪里听说南方农村的面粉厂生意很好,就去南方学习。回来后,在没有图纸、没有经验、没有技术指导的情况下,父亲硬是靠偷偷记下来的部件结构和原件数据建起了周边第一座面粉厂,引得附近乡镇的人络绎不绝来看热闹。经过两年运行,他的经验也丰富了,之后与人合伙筹资在临近乡镇建起了第二座、第三座自营面粉厂。

我考上大学到外地读书后,周边的面粉厂渐渐多起来,生意不好做了,父亲重新捡起了农机修理。那时候,父亲已经接近50岁了,岁月风霜依然没有磨掉他的创造热情,我每次放假回来,他给我谈的最多的是晶体管、跑电路、发动机,还经常带我看他自做的电机、改装的机床。我也是学工科的,可看着父亲的“杰作”,总是自叹不如。

父亲60岁那年,我劝父亲进城颐养天年,他却连连摇头,说让他住在城里就等于坐吃等死,人老了心不能老,什么都不干也就废了,还是在农村好。我既为父亲的固执而无奈,又被父亲的执着所感动。

之后,父亲在家里又搞起他的小创造,买来太阳能板,在房顶上做了一个自动追踪太阳的发电装置,70多岁了还在家里的楼梯上安装了他自己做的简易拖拽电梯。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父亲又钻研起电脑。他从电子市场买来配件,自己动手装了一台台式电脑,还申请了拨号上网。有一次我回家带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父亲很好奇,开机就是一顿操作。当时的笔记本电脑运行速度都很慢,父亲说主要是因为上面程序太多、太乱,内存不足,需要删减。我坚决不同意。谁知

趁我睡午觉的时候,他竟然重装了系统程序。我一边埋怨他自作主张乱动我的东西,一边暗暗佩服他对电脑的专业,起码比我这个大学毕业生科技素养要高。

父亲80岁那年查出得了癌症,而且已是晚期,对全家而言犹如晴天霹雳。那一段时间,我白天联系医院医生,晚上一个人关上门在黑暗中默默落泪,常常想会不会是诊断错了,总期望着奇迹出现。

治疗9个月,我盼望的奇迹没有发生,父亲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最后的几天,父亲已经陷入昏迷,我却因工作特殊不能守在父亲的身边……

从坟上回来,走进父亲去世后3年再没有人住的小院,正房门前的水泥地裂开了道道缝隙,从中长出一株不知名的小草,虽然很瘦、很矮,却满身透着青绿。我不禁蹲下来凝视良久,心情无言地复杂。它诞生在水泥地的缝隙中,缺少土肥,却依然忘我地生长,给大地增添一抹盎然生机,无怨无悔。

我想,父亲的一生就如这棵小草。对父亲最好的怀念就是做这样一棵小草,有了肥沃土壤就努力长高,没有优越条件也不自暴自弃怨天尤人,只要为大地贡献一抹生机,岂不是生命价值的体现、伟大人生的诠释吗?

生活空间

最佳“合伙人”

□宁妍妍

男人给女人倒洗脚水,天天晚上催着女人洗脚。这在十里八乡少有吧?

王进通和李英花就是这样的男人和女人。提起他们两口子,刚开始全村人都一致认为:太不般配!

当年,经人介绍,第一次见面时,李英花为王进通的弱不禁风吃了一惊,王进通被李英花的高大威猛吓了一跳。“媒人是说这孩子有点儿瘦,可没说比她矮啊!”“媒人是说这闺女长得富态,可咋着也没想到竟然有一百五十斤!”如果不是看在王进通说话和一般人不一样的份上,李英花说啥都不会和他再见面。如果不是李英花性格直爽,开朗大方,王进通是不会找如此没有女人味儿的男人的。

可巧的是,因为一段水坑路,俩人硬是凑在了一起。那天,俩人约会,返回时,被浇地跑出的黄泥水拦住了去路。李英花看着脚上崭新的布鞋,犯了愁。不料,王进通把鞋一脱,让李英花拿着,自己裤腿一挽,俯下身。李英花急忙摆手:“不中,不中。你恁瘦,咋能背动我?”“上来,我好歹是大老爷们。”就这样,王进通使出吃奶的劲儿把李英花背了过去。李英花从此认定了这个男人。

婚后,俩人甜蜜了一阵子。随着柴米油盐酱茶里地狗啊猫啊猪啊各种事,也颇有纷争。最让李英花发愁的是王进通太不治事!眼看麦都要焦到地里了,王进通干起活儿来还是慢不下来的样子。其实,王进通不是想偷懒,而是他人小手小速度慢,尽管已经十分努力了,也远远赶不上能顶三五个壮劳力的李英花。李英花吃起饭来,满满两大洋瓷碗起步,但干起活来一点不惜力,干完家里干地里,伺候完人伺候牲口。在王进通眼里,“俺媳妇里里外外一把好手”。

不过,李英花也好说话。当王进通把喷香的饭菜端上桌,再给李英花手里递根洗净的大葱,李英花也就啥都不说了。最让李英花感动的是,每晚王进通都会给她倒洗脚水,还给她洗脚按摩,让她解乏。有力的出力,无力的伺候出力的。这在李英花看来,很帅气,也很满足。

李英花自豪的是王进通不仅饱读诗书,还能写一手好看的毛笔字。只要过年,街坊邻居都拿着红纸去让王进通帮忙写对子。看着家家户户的门上都贴着她男人写的字,李英花幸福极了,骄傲极了。还有,村里娃子们总爱围着王进通听他讲书里的故事。在娃子们眼里,王进通就是神一般的存在——无所不知。当然,李英花也这样认为。因此,她常常在村里暗自显摆:“俺通和我不一样,人家读书多……”

王进通呢?炫耀媳妇的最佳方式是:“俺媳妇厉害,俺地里收完了,也种上了。”还有把李英花闲时烙的葱花油馍拿到人最多的地方吃。

要说他们两口子最拿手的好戏应该是给对方宽心。“媳妇,别生气了。不就是一只鸡吗?她说是她家的就是她家的吧。贪咱一只鸡她富不到哪儿,咱也穷不到哪儿。要是给你气坏了,我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媳妇。”“啧啧,李英花笑了。”

“通,别气了。不就是丢了五百块钱?只要你回来都中,你和钱比着,钱算个啥!”“嘿嘿嘿,王进通笑了。”

“爸,妈,村里人都可羡慕恁俩,说你们是最佳‘合伙人’。能谈谈你们的恩爱秘诀吗?”儿子把书卷成话筒采访他们。

“傻孩子!有啥秘诀?!人,谁能没毛病,你妈毛病再大,也大不过我的包容。要多看对方的好。”“噢——看把你说得伟大哩?你那小身板,跟土行孙一样,手扶不住一只鸡,你的包容有我大?”哈哈,俩人笑成了一团。

心香一瓣

等待一场雪

□徐琳琳

等待,是一个极其浪漫的词,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带着一点耐心、一点期盼,静静地等候着它的到来。

我等待的,是一场雪,一场轻盈晶莹的初雪。我心里常常记挂着雪。日复一日,总想着,若是这雪再不来,我的心里便要先下一场大雪。可等待,到底心急不得,我宁愿这场雪来得迟一些、晚一些,也不愿它应人所求,匆匆忙忙改变它降临的日子,倏然来到这人世间。因此,为了一场恰到好处的雪,即便是再漫长的等待、再殷切的期盼,我也心静如水,甘之如飴。

等候一场雪,等候的是一份柔情、一份温暖。朱自清的冬天,是一块白水煮的豆腐。将这些豆腐切成块,放进自家的“小洋锅”里,热水沸腾,豆腐被养得嫩嫩的、滑滑的,阴暗的屋子里,越发衬出豆腐的白。作者尚小,炉子又高,这些豆腐便经父亲的手,一块又一块地夹到碗里。每每读罢《冬天》,我的心里也柔软起来,一时间感慨万千。还记得儿时,每逢大年三十晚上吃饺子,母亲亲手将饺子蘸好酱汁,再一个夹到我的碗里来。窗外大雪纷飞,屋内火炉烧得正旺,我缠住母亲的脖颈,凑到她的耳边,如同讲悄悄话般,道:“妈,我像雪一样爱你。”母亲低下头来,抵上我的额头,轻声说她是雪。

等候一场雪,等候的是一个归人,一颗在外漂泊的心。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在茫茫夜色中归来的,是一位终年在奔波劳碌的父亲。我渴望一场雪,是渴望在年终与分离一年的父亲相见;等候一场雪,是在等候辗转各地打工的父亲。我离初雪越近一分,父亲的脸庞就越近一分,声音就越近一分,久违的幸福也就越近一分。那年,在确定父亲回家所乘火车的班次后,我早早便守在出站口……

今夜下起了雨,潮湿寂静,而我,仍在等待。等待群山初雪满,等待一个如同初雪般的人。



人间最纯洁的亲情

□邓世太

父母,兄弟姐妹,爷爷奶奶,家庭成员给予儿童的爱,一层层甜蜜地扩展。

亲戚朋友,邻里乡亲,爱与被爱的圈子,逐步开阔。

孩子稍微懂事,学着帮大人做事,先孝敬奶奶。“小板凳,四条腿,我给奶奶磕瓜子。奶奶嫌我磕得脏,我给奶奶烧面汤。奶奶嫌我不放油,我给奶奶磕个头。”好像奶奶很挑剔,其实奶奶的严厉,是教育,让孩子从小养成讲卫生、懂礼貌的好习惯。

男孩子和女孩子,通过吟唱童谣,初步了解自己的家庭地位,树立朦胧的性别意识:“萤火虫,夜夜飞,我是爹的亲宝贝,我是哥的小弟弟,我是嫂的淘气鬼。萤火虫,夜夜飘,我是妈的小娇娇,我是爹的亲宝贝,我是嫂的淘气包。”

“辣子叶,玲玲摆,娘生女,长得乖。白板凳陪娘坐,晚上点灯做花鞋。姐做鞋,妹穿鞋,做双花鞋送母亲,母亲怀我十个月,月月都担心。”就像民歌里唱的:不是鸟儿不亮翅,十个男儿九粗心。女孩子细心又贴心,是天性。

“麻渣树,矮坨坨,人家说我兄妹多。兄弟姐妹也不多,加起来一共十八个。两个上山砍柴火,两个下塘摸菱角,两个锤,两个拨,两个烧水两个喝,两个在客厅陪客座,两个在房里包臭脚。两个小孩要吃妈(奶),嗷嗷嗷咚几耳刮。”曾几何时,兄弟姐妹十多个的家庭并不罕见。俗话说:“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吃馍。”每人做事都有个伴儿,大家各司其职,这才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重男轻女是农耕社会的客观存在。无数家庭用生动的事实说明,女儿多同样是福气。“小麻雀,尾巴

尖,一飞飞到瓦屋檐。大姐逮,二姐撵,三姐烧水,四姐擀,五姐剖,六姐烧,七姐开柜拿油盐,八姐铲,九姐端,一滴滴到娘床前。吃肥的,自己挑;吃精的,自己拣。要喝酒,满缸有;要戴花,满头插;要瞧戏,尽你去;有新鞋,有新衣,开开箱子全是米。爹妈爹妈你莫哭,我去婆家你享福!”女儿们以辛勤的劳动,换来父母有酒有肉、吃穿不愁的富足日子。即使女儿们出嫁了,老人也可在家尽享清福。

“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老娘扔到北山后,媳妇背到炕头上。老娘要吃干煎饼,哪有闲钱补窟窿?媳妇要吃甜水菜,赶了东集赶西集,倒坐着门槛削了皮。儿,儿,你別急,小心梨核卡着你。”这首流传范围极广的儿歌,把儿子对娘的不孝和对媳妇的贴心作了强烈对比,教育孩子时刻不忘父母的养育之恩。最后一句,善良老母护儿的形象如在目前,念起来让人心头发酸。

农村风俗:新人结婚,要找男孩儿压床,希望小两口早生贵子,生活美满。

小叔子是压床的理想人选。三四岁的孩童,在哥嫂的人生大事中担当如此重要的角色,他本人根本意识不到,安排此事的大人知道。主持人按照古老的礼仪,口中念念有词:“新娘子,拣筷子,明年必定添太子。新娘子,吃枣子,明年早早生小子。新娘子,吃花生,一男一女隔年生。新娘子,喝杯茶,一窝就能生俩仁。”

在喜庆、吉祥、欢乐的氛围中,启蒙孩童、开导新娘子的童谣,将美好的愿望播种,期待来年开花结果。

若有所思

“忍”也是爱

□杨军霞

那天,我送母亲到手术室,把输液瓶挂在墙上,帮她换上拖鞋,扶她坐在手术室内靠门的等待区。此时,身穿蓝白条病服的母亲,头发花白,身形佝偻。想到她将要独自面对冰冷的手术刀,巨大的悲伤袭来,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手术室外的谈话间里,病人家属们在交流病情,大厅里坐着的、站着的、蹲着的,黑压压一大片人,大家都在焦急地盯着叫号显示屏。右边墙上贴着一张标语:“忍痛是一种美德。”

忍痛是自己的事,怎么是美德呢?我转念一想,也是,手术室外谁的心情不沉重?这里的人,要么身体疼痛,要

么为亲人的病痛揪心,在这样的环境中,确实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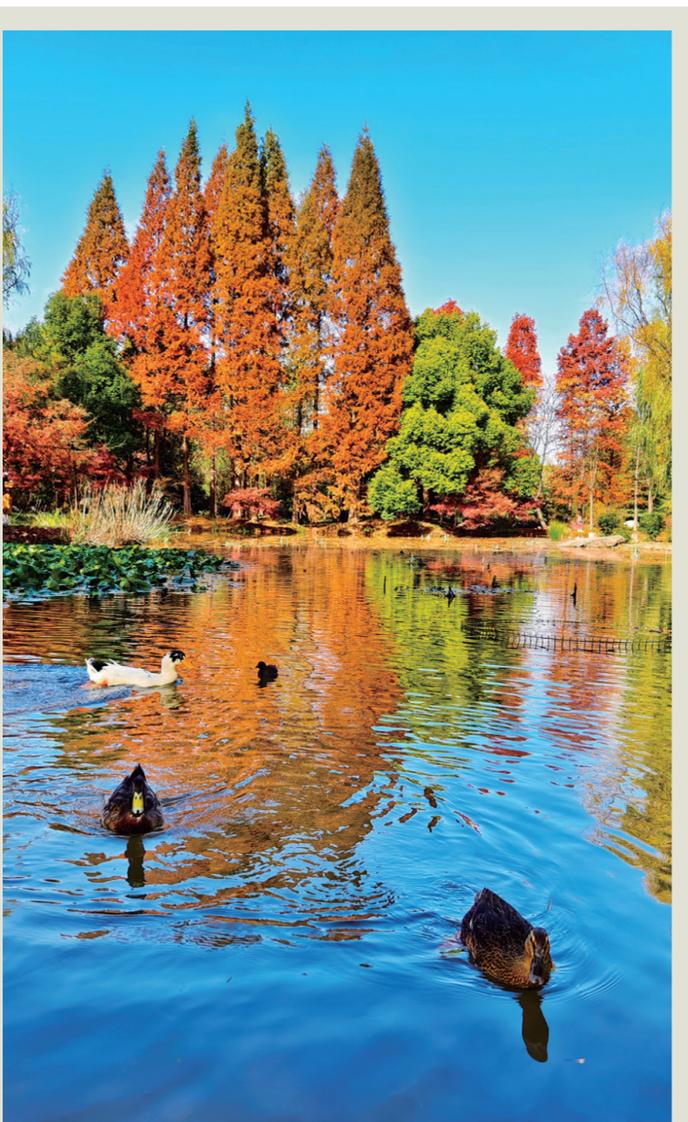
对,我也要忍,接下来不知道还有多少难题等着我呢,我要坚强一点,担起照顾母亲的责任。

手术很顺利,两个小时后,我们把母亲推回病房。输液管、导尿管、氧气管、心电监护……母亲被各种管子缠绕着,看起来很虚弱。我发现,扎针、换药时母亲总要深呼吸几次。我问她怎么样,疼不疼,她总说还行。我悬着的心也慢慢放下。接下来,我遵照医嘱照顾母亲,一切顺顺当当,并没有太过劳心。

隔壁床的大姐则完全不一样。“哎

哟,疼死我了!”“你看你笨手笨脚的,你要气死我吗?”“我恨死你了,真想踢死你!”……她指使爱人干这干那,她说什么,他不反驳。有时她说得过分了,他转身走出病房,片刻之后,面带笑容回来,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没人的时候,母亲劝隔壁床的大姐:“你别总说人家,男人也要面子的。”“刚巧她爱人进门,听见母亲的话,笑笑说:‘没啥面子不面子的,我老婆年轻时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受了不少苦,如今还要遭这份罪。没事,只要她高兴,尽管使唤我。’大姐咯咯笑着说:‘哎哟,我也是假生气的。我是想看你还不听我的话!’”



风景如画

陈俊芳 摄

本版联系方式:65233683 电子信箱:lydaily618@163.com

选稿基地:洛阳网·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洛阳网·摄影天地